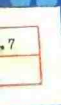


典型批判

DIANXINGPIPAN



北 人 民 出 版 社

封面设计：谷守纲

典型批判

•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河北人民印刷厂印刷
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•
1978年4月第1版
1978年4月第1次印刷
印数 1—2,500
统一书号 3080·818 定价 0.26元

目 录

典型批判·····	张锁林(1)
取经·····	贾大山(15)
“革命党”续志·····	张 峻(26)
钻“牛角”·····	薛维若 吕乐远(48)
热烈的掌声·····	安静芬(53)
验收·····	刘宝池(66)
总结报告·····	樊 纲(82)
冬耕时节·····	张有杰(87)
巧二嫂·····	克 方(95)
不老松·····	赵 春(109)
婆婆主任·····	辛曙光(114)
石花·····	张 卫(123)
支农分队·····	杨在泉(134)

典 型 批 判

张锁林

“哗”！一片暴风雨般的掌声。

会场里，一千多双眼睛象被无形的线牵着似的，一齐拴到台上那个正要发言的小伙子身上。他高高的个儿，长方脸，凸鼻梁，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工作服，利利落落，从他那富于表情的眼睛和灵敏的动作看，他是个非常聪明能干的青年。

他把手中那迭厚厚的发言稿使劲在空中晃晃，象炒蹦豆似的说：“同志们，市委宣传都让我作批判‘四人帮’的典型发言，我算什么典型啊！要说典型嘛，我写这篇批判稿的过程倒有点典型，因为它是一年前写成的，而且是‘四人帮’一伙派到咱们市的那个艾联络员点着名让我写的。你们听了一定很奇怪吧？先别急，我把这篇发言稿的写作经过先给你们念叨念叨，你们就明白了！”

下面，他就开始讲了。

同志们：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吧。我叫霍林，是市工具厂的工人。不过，也算干部吧，在厂里负责宣传工作。

我们厂是个小厂，总共才百十号人，你们别看我们厂

小，关系可大啦！秤砣虽小坠千斤嘛！你们这些老大哥单位用的扳子啦，钳子啦，改锥、皮带扣什么的都是我们造的，不信，我们一停产，你们谁用手拧得紧八吋螺丝？另外，别看我们厂小，工人们干劲可大啦！一九七五年，我们超额百分之五十完成了全年的生产计划，在全市数头份。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，我们老刘书记亲自从市委扛回了那面大红旗，现在还在我厂办公室挂着哪！

也许就因为这个吧，在七六年春节刚吃了大年初一的饺子，就从北京来了个叫艾江的联络员，说是要在我们厂抓点。当时我真高兴得什么似的，有了上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，我们厂的生产一定是更上一层楼天了！我真想找到那个联络员，把厂里的生产、规划和职工的干劲都向他汇报汇报。可是，你们想不到吧！还没等我找他，人家就找到我头上来了！

我清楚地记得，那是大年初六，厂革委会副主任李同武派人告诉我，说艾联络员找我有重要事儿。我把饭碗一推就往楼下跑，“咚”，和老刘书记撞了个满怀。老书记伸手扶住了我：“霍林！什么事叫你这么急，丢了魂似的？”我说：“好事，艾联络员找我！”“联络员找你就有好事儿吗？”他这么一说，我愣了。就问：“怎么，艾联络员来咱们厂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“怎么说呢？也知道，也不知道。”我说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他的脸沉下来了：“唉，说不知道吧，人家已经来厂几次了，还找人谈了话；说知道吧，可现在还没和咱党支部正式联系，我也没捞着见一面。看，我这个书记还不如你呢！”他又使劲拍了拍我的肩，“去吧！去吧！不过要冷静，别头脑发热，遇事多问个为什么！”

老书记的话象一瓢冷水，我的步子显著地放慢了。到了副主任李同武的办公室里，只见靠东边沙发上坐着一个人。他留着大背头，戴一副宽边眼镜，正叼着烟，翘着二郎腿，喜眉笑眼地看一张报纸。我拿眼一扫，他看的正是梁效那篇文章。他见我进来，先从眼镜上边扫了我一眼，就很有风度地站起来：“噢，你是……”

“这就是宣传科长霍林，我的战友，当年的造反司令。”李同武一手拉着我又用另一只手指着那人说：“我来介绍一下，这就是刚来咱们厂抓点的艾联络员，是中央什么部来着？”

“暂时保密嘛！”那人摆摆手，然后示意我坐下，又递给我一支烟，自己也点着一支，慢腾腾地说：“听说文化大革命中你是第一个起来造反的？”

“是，错不了！”李同武替我说了。

“听说你的笔杆子很硬呢？”

“那不含乎，是全市有名的秀才！”李同武又接了过去。

“好哇，真是造反派的英雄，前程无限哪！”他使劲吐了一大口烟雾，“今天我找你来，就是让你写一个典型批判发言！”

“批判什么？”我真有点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“批判唯生产力论，这在你们厂很有典型意义！”他见我直着眼不理解，就又补充说：“当然了：不但对你们厂有典型意义，而且对你们市、对你们省，甚至对全国都有典型意义。如果写得好的话，我可以在大报上给你发表。”

我茫然不知所措，那位联络员又提具体要求了：“注意，

要联系你们厂的实际，要敢于向你们领导开炮，要把文章写得火辣辣的。措词嘛，过分点也没关系！”他看看表，站起来，指着李同武说：“再具体的嘛，由李副主任给你交代，我还要到别的厂去。你要知道，我的时间是以秒为单位计算的！”他把手中那份报纸递给我，又说：“不过也别着急，先武装武装头脑。”然后用他那白晰的手拍拍我的肩说：“小伙子，干吧！我们对你是抱有很大希望的”。他拎起黑皮包，坐上早已等在门口的黑色小汽车，一溜烟地走了。

任务就这样不可争辩地落到我头上了。我只好把心里的话儿跟李同武说：“老李，他说批判唯生产力论在我们厂有典型意义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首长说我们厂唯生产力论最严重，只知干干干，不管纲和线。”

“那他让我敢于向领导开炮指的是什么？”

“就是说要向党支部书记刘强开火，首长说他是推行唯生产力论的典型代表！”

“那这么一批，我们厂不就乱了？”

“首长说不乱就不能端正路线！”

我不得不对那位艾联络员提出怀疑了，想起刚才老书记的话就问：“他来的时候有市委的介绍信没有？”

“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！人家那么大的干部，能到咱们这屁股大的小厂来，就是咱们的荣幸了！再说市委我那个战友还打来电话，让我好好接待，这还有什么怀疑的？”

“这样的任务我完成不了！”

“完不成也得完成，这是重大的政治任务！”他以领导的

身份跟我讲话了。

“什么，完不成也得完成？”他见我动火，就又温和地说：“霍林哪，咱们可是老战友了。文化大革命造反的时候，你是司令，我是副司令，咱们风雨同舟，患难与共。现在，虽说我职务比你高了一点，可我从没拿你当过外人哪！怎么办呢？我把任务接下来了，你可不能给我个大窝脖呀；再说，人家是上级领导嘛！”

我这个人哪！就是有个毛病，吃软不吃硬，他这么一说，我真不知说什么好了。他又对我说：“不过，你也别急，首长说先发动发动，等运动到了一定阶段，再开一个批判大会，把你这发重型炮弹放出去。”

同志们，现在想起来真糊涂，当时，我就这样昧着良心把任务接下来了！

任务是接下来了，可回到家里，稿纸铺在桌上，三天硬是写不出一个字来。看看厂里的情况，真叫人心焦。艾联络员的小汽车在厂里这么一转，黑烟这么一冒，一股风就刮起来了：“中央的一个大头到咱们厂来了！”“要在咱们厂抓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典型呢！”“看来这回咱老刘书记又该搬着啦”……也有的职工说：“闹了半天，咱们拚死拚活地干，是干了唯生产力论呗？以后悠着点劲吧！”这时候，李同武又组织几个人不经党支部研究贴出很多大标语，什么“彻底肃清唯生产力论在我厂的流毒”、“宁要社会主义低速度，不要资本主义高速度”，经这么一闹腾，厂竞赛栏那个大红箭头就象挨了一闷棍，一下子就弯下来了。二月份的生产指标没完成，一结算还亏损了五千多块钱。

可就在这时，五金批发部连着来了好几封信，说扳子脱销，如不及时供应，就会影响全市的工业生产。你们说叫人急不急？

其实呀，最急的要数我们老书记了。我眼看着他脸瘦了下去，又是组织青年突击队，又连着召开生产会议，还一身土一身油地到车间跟着干。可是他干得越呛，李同武他们贴的大标语越多，有一条还点了他的名，说他“顽固地推行唯生产力论，是正在走的走资派”。老书记不理这一套，好象是他们贴得越多，他干得越有劲。

说话过了一个星期，我的批判稿还没影儿。他们三番五次地催我：“典型批判写得怎么样了？”我看看桌上那张白纸，拿起笔又扔下。去他妈的吧！现在是什么时候，我们是生产工具的，可是拿不出国家需要的扳子来，眼看要影响全市的生产；再说，我们厂还亏损了。作为一个工人，不给国家作出贡献，还往回拿钱，这在良心上也过不去呀！可是我，在这时候还批唯生产力论，再批，厂里的老本不都得赔进去吗？

可是不写又不行啊，那个艾联络员打着官腔跟我谈了两次话，象逼命似的说：“批判大会马上就要开了，限令你两天交稿。”李副主任在旁敲锣边地劝我，我的心又软了。我想：唉，照着报纸抄一段，糊弄糊弄他们吧！反正我也不真心批。就这样拖到第二天晚上，我实在没法了，只好开夜车。

我们家住在家属宿舍一号楼二单元，和我们老书记住对门儿。提起老书记，在坐的可能很多人认识他，粗粗实实的，连鬓胡子，额上还有一道疤，是日本鬼子的炮弹皮炸

的。我们老书记有个特点，不爱多说话，办事脚踏实地，实实在在，不管多大的任务压在头上也没说过个不字。生产紧张的时候，他就象用电焊焊在车间似的，用他那无声的表率作用把大伙带动起来，工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老黄牛。

同志们，你们别嫌我啰嗦，我还要补充几句。文化大革命前，他也确实对刘少奇那条路线认识不清，干过几次糊涂事，我也给他贴过大字报，可是，他很快就辨明了方向，积极和群众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，“三结合”的时候，他被结合进去当了革委会主任，整建党以后，他当了党支部书记。我们在一起念叨起这件事来，他还痛心地说：“文化大革命对我教育不小哇！人嘛，一辈子总免不了要跌跤子的。跌个跤子没什么，主要是要总结经验教训，看是别人使的绊子呢，还是自己不看脚底下。我今年五十四岁了，还能给党干十几年，要加把劲，拼着命也要把以前的过失补上，做个一辈子对得起党、对得起人民的人。”你们说，这样的好书记，我怎么能批他呢？

同志们，你们不知道那天晚上我受的那个罪呀：我拿起笔又放下，放下又拿起来，看看报纸，都象是冲着我们老书记来的。我狠着劲地抽烟，一支接一支，手指头都熏黄了，横竖写不出一个字来。后来我就在屋子里转，我的小姐姐醒了，说：“爸爸，你得了神经病！”我说：“去，去，快睡觉。不睡觉我揍你！”孩子吓得要哭。正在这时，轻轻的敲门声响了：“林子，还没睡呀？”听声音是刘书记的老伴黄大妈。

我开开门，大妈看见满屋子的烟雾，又看看桌上揉皱了稿纸，心疼地说：“林子，写什么重要文章哪，值得这么拼

命？”我赶紧把桌上的稿纸翻过去。唉，我真“神经”了，稿纸上一个字也没有哇，再说，黄大妈不识字。我当时心虚啊！

我问黄大妈：“大妈，你有事儿吗？”

“没什么大事儿，来问问几点，我那个马蹄表停了。”

“一点四十五。”我看看表，立刻回答了她的。

“好啦，打搅你了，你忙吧！”大妈转身要走，忽然我想：“半夜三更的，她问时间干嘛？”我把她叫住了。我说：“大妈，这么晚了，你问这干嘛？”她努了努嘴：“为那老东西呗！不知怎的，这些日子他又不要命了！整天连家都不着。这不，两天不睡觉了。他那身子骨你还不知道，别看五大三粗的，内病可不少哇。今个晚上，他一进家，我就把他关在那个屋子里，逼着他睡觉。可他说：不行啊！这个事儿那个事的说了一大堆，我也听不懂，反正意思我懂了，就是一个字：‘忙’啊！他还跟我谈判啦，结果是只睡四个钟头，叫我下两点务必叫他。这不，表停了，看你还亮着灯，才到你这儿问问。”

说话的当儿就一点五十啦。我说：“行啦，还差十分钟，叫他去吧！”谁知大妈反倒坐在凳子上了：“让他多睡一会儿吧，一分钟也是好的！”

我心里一阵阵地发热，大妈又悄声地问我：“林子，听说咱们厂要批唯……什么论？”

“唯生产力论。”我告诉她。

“噢，就是批生产呗？”

“有点那个意思。”

“这可是个歪理！你大妈虽说不识字，可这些天，风言风语也听了不少。好象是越干越没理儿，越干越错。你说这叫什么？咱们工人不干，国家怎么搞建设？农民不干，咱们吃什么？这不是连三岁小孩都知道的理儿吗？林子，我可不知道你写什么，你可不能跟着他们瞎批！”

当时我觉得心里直冒火，那难受劲就别提了。大妈又凑到我的耳边说：“听说咱们厂里还贴了大标语，点了你大叔的名？”

“那是个别人搞的。”

“听说上头还来了个大官儿，也支持他们这么搞，是吗？”

我又点点头。

大妈气得脸憋红了：“这些没人味的东西，心肝都长歪了！我看跟林秃子差不多！”她看看我的手表，“唉呀，到时间了吧？我该叫你大叔去了。”

我也跟着走了过去。大妈先轻轻地用指头敲门：“哎，醒醒，到点了！”小屋里没有反映。“许是累坏了，睡得真死！”她稍微加了点劲：“哎，醒醒，到点了！”屋里还是没有反映，随着敲门声越来越大，里面仍无动静。“莫非他病了？”大妈着急了，赶忙到她屋里去拿钥匙。

门开了，里面空空的，被子也迭了。

“老东西，什么时候跑的？”

我看看屋内，床头的台灯还亮着。小桌上，一左一右地放着一本翻开的《马克思全集》，一本《毛泽东选集》，上边用红铅笔重重地标出这样一句：“革命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力”。中

间还放着一封没有写完的信，我伏下身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：

敬爱的党中央，毛主席：

最近，我看了报纸上很多权威性的文章，觉得很不对味。有些自称马列主义理论家的人，竟连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都不懂。他们把革命和生产分割开来，对立起来，说什么：革命搞好了，生产自然而然就上去了，我真怀疑，他们包藏什么祸心……

我拿起那封信，好象有千斤重。忽然大妈着急地说：“哎哟，他把药都忘带了。”我接过一看，是硝酸甘油，防止心脏病急性发作的。我吃惊地问：“大妈，他？”

“他一年前就得了这个病，可谁也没跟说过，听医生说是什么心肌梗塞，危险得很，这是给他随身带的救急药。”

我着急了，老书记拼着命没黑夜没白天连轴转地干，万一……我说：“给我吧，我给他送去！”说完就咚咚地下楼了。

同志们！你们一定会问：你也不知道老书记在哪儿，黑灯瞎火的，往那儿送去？这我心里有谱儿，我毫不犹豫地朝车间跑去。果不其然，就在哪儿！

那儿完全是另一派景象：那天虽然没有大夜班，来的人可真不少，有青年突击队的姑娘，小伙子；有上完中班舍不得走的老师傅；还有财务科的王会计、李出纳，连烧锅炉的老石头也来了。你看那个红火劲，有推锉刀的，有在钻床上打眼的，有在车床上挑扣的。大家心里都是一个目标，尽快修好设备，多出扳子，不让全市工业生产受影响。

我发觉光线很暗，原来各部位都只亮着工作灯。我伸手

去找大灯，钳工李小根一把抓住了我的手，小声地说：“别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他朝办公室的方向一指：“那个联络员今晚在咱们厂呢！要是叫他知道了，说不定会来勒令我们收工呢。”

真是岂有此理！我问小根：“谁叫你们来的？”他朝冲压机那边一指：“还用叫，看看咱老书记就主动来了。”

“别人呢？”

“都是自动来的。”他拧了我一把，“还问别人，这不你也来了！”

我无限感慨，心里琢磨着：不知老书记不声不响地做了多少工作，又怎样把这些人集拢起来。现在，他正用他从火热的心里发出的热力在感召着大家，带动着大家，真是我们的好带头人啊！我朝冲压机走去。

老书记正钻到冲压机底下，仰着脸，换一个磨损的小牙轮。工作灯照着他的脸，虽然天还很冷，可汗珠还不断朝外冒，额上那道疤显得更亮了。

他见我过来，就躺着向我打招呼：“喂，霍林，来给我打个下手！”他指指放在旁边水泥地上的工具，“给个扳子！不，要套管的，八吋的，再递给个长把改锥……”

换完那个小牙轮，他爬了出来，一边用棉丝擦着手上的油，说：“霍林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我把药递了过去：“大妈让我给你送来的。”这时，我觉得有很多话要跟他说，可又不知道先说什么好。想了半天，对，先把最重要的告诉他吧！我拽着他蹲下，悄悄地说：“刘书记，他们明天要开大会批判你，你知道吗？”我盯着他的

脸，可他还是那么平静、安然，说：“知道了！”

我还要说什么，忽然他倒问起我来：“霍林，他们不是还让你写批判稿吗？”

我的脸腾地红了，真恨不得脚下登时裂道缝钻进去。我红着脸说：“我还没写，我也不准备写！”

“要写，一定要写！”老书记指指热火朝天的车间：“你看，大伙不都在以实际行动批判吗！你要写好，而且今天晚上必须写好！要批判那个越干越错的歪理儿，要揭露那些长着黑心肝的家伙们，要发扬你文化大革命中那种造反精神，要有当年给我贴大字报的那股劲儿！”他停了一下，“不过要准备挨整，要准备吃点苦头。霍林，你怕不怕？”

“不怕，掉脑袋都不怕！”我坚定地说。

“这就好！”他严肃地看着我，象是对我，又象是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我入党的时候就说过：反正我这一百多斤是交给党了，大不了杀头、坐牢！我坚信马克思，坚信列宁，坚信毛主席，他们说的话是真理，是千真万确的真理！国际歌中也说要为真理而斗争！”

我周身的热血都随着他这出自肺腑的话而沸腾了。老书记又对我说：“不过，对我自己的缺点错误，你还是要批的，这样可以帮助我改正错误。这一点，我希望你也写上！”

我的眼泪不由得涌出眼眶，我再也没说什么，转身朝车间外跑去。

谁知我刚出车间，一个黑影从旁边的大柳树下闪出，朝办公室那边去了。我以为是小偷儿，就悄悄地跟了上去。

黑影到了李同武的办公室前，推门进去了，灯也跟着亮

了，接着传出谈话声。

我轻轻地走了过去，趴在窗前，隔着玻璃一看，艾联络员和李同武坐在一个沙发上，两个都有点尖的脑袋几乎靠在一起，李同武气喘未定地说：“首长，他们又连夜干开了！”

“我真不理解，他们推行唯生产力论为什么那么大劲，莫非挨批有瘾吗？又是那老家伙带的头吧！”

“是刘强，刚才我亲眼看见他了。”

“真是顽固不化，那你也就别客气啦！明天的批判大会准备得怎么样了！”

“不开个支部会，恐怕不好召集人呀！”

“你打我的旗号嘛！我在这儿，还用开什么支部会！”

“那恐怕也到不齐，这几天叫刘强把人都拢住了。”

“你这个人呀！总是又想吃又怕烫，拿出点勇气来嘛！批倒了刘强，这第一把交椅不就是你的了吗？老兄！”

原来他们在作这种肮脏的交易，卑鄙！忽然他们又提起我来。

“你那战友的典型批判写得怎么样了？”

“可能差不多了。”

“你还要催催他，明天上午一定交稿。”

我心里说：好吧，明天上午一定交稿！我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，就回家去了。回到屋里，我一口气写完了这篇发言稿，标题就是：“在批唯生产力论后面搞的什么阴谋。”

台上那个小伙子又把手中那份批判稿使劲晃了晃，这才放在讲台上：“同志们，我啰嗦得太多了吧？不过，我还得啰

嗦几句。那天我整整写到天明，第二天上午我就把稿交了上去。后果嘛，我不说你们也会想到，我挨了整。不过也得感谢他们呀！他们把我这份批判稿当黑材料保存起来了。今天，打倒了‘四人帮’，我这份黑材料也成了红材料啦！现在，我就用这份一年前写的典型批判材料批判他们，下面我正式发言。”

“哗！”又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。